

# 按摩記

文：浮雲

今早一觉醒来，发觉肩膀酸疼，两条小腿也感觉轻微酸痛感，想起一位老朋友最近开了一家按摩店，于是便想不如去支持他，做个按摩好了，而且一些去光顾过的朋友都大力推荐说他的服务很棒。

进入店内，与朋友寒暄一番后便道明来意，朋友介绍我不如来个全身按摩好了，因我之前只做过几次脚底按摩，从未做过全身，便不假思索说：“好啊，没问题。”当下选择了一个小时的全身推拿按摩服务，还特别交代给我找一个力度较轻的按摩师傅，因为我怕太疼受不了。

接着，他进入了按摩房间，哪知他竟对我说：“麻烦你把衣服脱下，裤子也要脱掉，只穿内裤即可。”我尴尬极了，因我从未在陌生人面前穿得如此“清凉”。待他离开房间后，便用最快速度把衣服脱去，然后用店家预备的毛巾围在下半身，再快速地面朝下地伏在床上，犹如待宰羔羊，任人宰割。

一会，有脚步声走进房间，然后一把女声响起：“先生，麻烦您脱下毛巾。”我心头一震，暗想：“惨了，怎么是个女的？”随即又想：“也好，如果来个男的对我毛手毛脚岂不是更糟糕。”就在我略带腼腆却又故作镇定之际，那女按摩师傅已解开了我的毛巾，并将之复盖在我背上，我的脸肯定已红如关云长了（幸好她看不见），只好闭上双眼，期待时间快点结束。

## 别让“风”进入体内

在按摩过程中，我清楚感受到那种让人疼得死去活来的痛楚。特别是按摩至肩膀两侧时最让我感到疼痛不已，只听师傅说：“你的肩膀肌肉非常紧绷，而且体内有许多‘风’。”“你怎么知道有‘风’在我体内？”“因为在我按摩时，你的背部呈现了许多红斑，这些现象都是说明你体内有‘风’。”

既然打开了话匣子，那就再多问问吧。“请问这些所谓的‘风’是如何进入体内呢？”“原因有很多啦，但主要是冷气吹太多，或是晚上太夜洗澡，特别是冷水澡。”当她知悉我很少做按摩时，还非常贴心地交代我先不要洗澡，待两个小时后再洗，不然很容易感染到“风”，到时候身体的肌肉会更疼。没想到这次的按摩又让我长知识了。

很快一小时就过去了，当我离开那按摩店时，感觉全身肌肉都松弛了不少。此次的经历不禁让我想起最近阅读过的一篇文章，里头提到我们所犯的罪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显而易见的，公众很容易从我们外在的行为察觉；另一种类型则是外人无法察觉的，只有你自己和上帝知道。而当我们沉浸在罪中时，我们也许是感到舒服的，就如我们常常处在冷气、夜洗冷水澡一样。虽然当下非常享受快活，但是“风”（罪）也悄悄地进入你的体内，而你完全没有察觉。直到它在你体内愈积愈多，越来越膨胀，到时候你才发觉它带来的痛苦影响。

若我们要得痊愈，就必须接受上帝的医治（按摩），医治的过程中会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甚至有时候可能会痛苦不堪，但结果必然能使我们深得好处。因为上帝向我们怀的是施福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另外，我们也要常常省察自己的罪，接受上帝的医治，纠正与赦免；就如我们当每月接受一至两次的按摩保健一样，免使我们在遭遇试探时轻易失足堕！

# 這豈不是神蹟嗎？

文：黃啓城

我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上帝的医治，但这次却实在经历了神迹！

记得2015年杪，我出现咳嗽声沙症状，检查后发现声带处长有一粒小瘤，到处求医都得不到医治。美里中央医院专科医生建议动小手术，割取一些瘤组织化验，才能确定是否是肿瘤作祟。我听了心里安稳，凡事交给上帝就坦然地接受医生的安排；术前请牧者为我祷告（毕竟是动刀的手术），也上网请求群体的亲朋好友、主内弟兄姊妹都为我祷告。

于是，我在平静安稳中地动刀割了些组织，化验结果没有癌细胞，这是多感恩的事呀。后来，接受声音治疗师的忠告与引导，锻炼些日子，声沙咳嗽症状不药而愈了。至于美里中央医院的几位耳鼻喉、喉专科医生，他们十分关心我，要我每3个月跟进观察；但每次观察后，他们都皱着眉头直叹息：声沙咳嗽症状是好了，可那颗粒为何还在呢？

在2017年一次检查观察中，因为时隔两年多了，医生们觉得应再割取一些组织化验方才安心。

他们征求我意见，我看他们如此关心我，也就欣然答应了。医生们安排我照X光、心电图、抽血化验，还要经过心脏、麻醉、外科、药物、心理辅导等5位专科医生认定，再经耳鼻喉专科作总结审查确认。此外，他们还要亲自跟我的一位亲人签署文件后，才能住进医院病房，做许多术前准备工作，等待翌日进手术室。

## 几个夜晚都睡不好

但是，这次医生说要动刀时，与上回相比，口里虽说按医生的意思行，但心里总有许多顾虑与不安，连着几个夜晚都睡不好，精神恍惚，也不敢与人说。再加上上次手术，让许多人为我操心为我祷告，这次万万不敢再“惊动四方”了；只告诉了牧师在开刀当天为我祷告，还有向一些每天喝茶聊天的老友透露些端倪。但最终消息泄露，又惊动许多弟兄姊妹牧者们抽空到病房为我祷告安慰我。我也只能强颜欢笑地说：“不紧张，不害怕，谢谢你们！”但心里还是很不自在。不过，我对上帝的信心还是有的，知道祂与我同在，必定会保守带领我。

手术前一晚，早早洗澡更衣，想睡个安稳觉，可我那直肠直肚的二儿子来探望，我他说：“几个晚上都睡不好，今晚要早睡，明天才好施行手术。”他一听就紧张地说：“心情不好又睡不够，怎耐动手术？不如叫医生取消了吧！”我说：“什么都准备好了，怎能取消呢？”他二话不说就找医生去了。

过一会儿，医生来到我床前关心地问：“怎么啦？”我则把自己的不安告诉他，他细心地解释了许多问题，让我安心，最后还说：真要取消手术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只是要签一份手术书，并且每3个月要复诊。

## 一切都好好的呀

就这样，像小孩子玩游戏般“要了又不要”，结果九点多又回到家里，家人也莫名其妙。回家酣睡一晚后精神百倍，但心里还是顾虑这顿东西，也将情况向在吉隆坡生活的女儿述说一二。她听了就说，复查心脏时，再找个专科查一次。于是，在她三查六问地约了一位经验老道的医生，当我心怀着忐忑地去见耳鼻喉专科医生时，他以闽南语问我的病历，我也以“半桶水”的闽南语述说了一遍，他叫我张嘴拉出舌头检查一遍，再用仪器从鼻孔伸进去，检查再三才脱下口罩对我说：“没有看见颗粒，一切都好好的呀！”

我听了之后，几乎惊呼起来，10天前还看到一粒绿豆这么大的颗粒，现在竟然这样没了，这难道不是上帝亲自医治我的神迹吗？！我的上帝真的是耶和華拉法——耶和華是医治的神！

# 我的雅歌

文：劉海蓮

致初恋

谢谢你陪我度过

那个青春澎湃物质贫乏的年代

不要愧疚 不要有遗憾

不要生气 不要不甘心

我们都是彼此的

成长痕迹

悔从中年消失

恨从中年消失

祂告诉我：

那些年一道痛的门不在乎对象

友谊和爱情无法表白的年代

不在乎穿过这扇门你找到了我

进入我有奶有蜜的永恒门院

致婚姻

谢谢你陪我航行四分之一长的未知

你的包容守护着每一个险浪

你说你是我的岸

呜咽的海水被你雄健的胸膛退落

月光像金黄色的雾，水一样的柔情

风茄放香，流进我曾重门紧锁的心房

岸上，我的憧憬和豆娘的翅膀一样透明

这里，是荆棘和苦难最安全的归宿

墨一样的绿林覆盖一切忧虑

这里，就连呼吸也是绿的

我和我的爱情在祂的雅歌院里静静发酵

南风啊，不要叫醒我的沉溺

我要在这葡萄园内酿造今生所有的幸福

